

慎江文徵

溫州市圖書館藏

慎江文徵

卷之三十五

序

贈王寄山轉運山東序

贈邵裕里陟四川僉憲序

贈閻詹秦公入覲序

贈邑侯歐陽龍岡赴召序

贈關晚林任僊安王傳序

送承瀛尹公祖還楚序

送惠蜚聲冊序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Handwritten notes and stamps in the right margin, including a circular seal and various characters.

重修大名府志序

榮王氏族譜序

陳母太淑人榮壽叙事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飲

如

慎江文徵卷之三十五

永嘉周天錫

序

贈問詹秦公入覲序

侯一元



夫遠臣慕君游子慕親出乎性哉而有天者存焉大
夫秦公之為理於吾溫也五年於茲矣大夫孰厚金
玉君子也敬以拚獄寬以惠民慎以裨身蜚聲騰實
厥緒茂矣而以循良久任濡遲未進身非長吏又不
得以時奉玉覲於承明之廬代焉朔風能無慕乎哉
而犬豕何者以太夫人在堂而不獲逆也則盡置其

室家獨以身守官歲時望雲謂高以思至欲上書致
於為理而歸斯其四牡之懷劇矣乃今嘉靖戊午檄
至以公代長吏奉計朝明年而公之故里無騶往來
道出焉過家上堂問安視膳公所上書不得者一旦
坐得之非天助何哉斯吾邦人士之所為公慰也雖
然竊有請焉夫仁之於親也有數而義之於君也有
長短大小故義有不必悅其君而仁或不繫於牲鼎
自海郡有事以來長吏嘗一奉詔不朝矣其始猶以
權制也至於今而踵行之夫以區區之溫歷五六歲
群后再朝而兵不解民內疲於役外創於寇其與孟

也
09204
幾何斯大夫之憂也間者寇大入時非吾郡伯公厲
氣乘城深仁結士則郡幾搖其時公與諸公實左右
之思欲圖上方畧與民之創痍以聞當宁蓋人有是
心焉乃今群伯公被命留諸公又盡留而公獨行則
以厥民達臣以厥臣達后在茲役矣斯大夫之慮也
夫皇華駢馳猶將咨周以入告也而公則已身履目
擊至於五年之久弱翁文靖居無事之時猶條水旱
盜賊非常留庸是知主上衛室之間公述職之對其
不憲憲於常審矣斯則忠孝之大也於公乎觀之敢
以為贈

贈闕曉林任德安王傳序

侯一元

嘉靖丁巳曉林先生自武陵令來為温州教授不至
乎暮月而諸生欣欣然日親居一歲所有新教授至
諸生咸曰嘻先生去我遽矣已而檄至先生乃傳荆
府之德安諸生又咸曰嘻以先生之賢也而棄之於
諸侯又明年正月先生行將道於鬱林鬱林者先生
故林也於是諸生咸咸然疑曰嘗聞之治貴得民教
貴得士制行貴慮制事貴義制心貴誠實而翼飛之
名則蕞若道德之士仕而不盡其用則不若下位之
安今至於先生而行盡疑言盡不酬二谷子曰何哉

曰始先生之令武陵敝邑也某事曷靡其民鹿駭先生靜自正之靡者自定坐而柔之駭者畢來夫既名聞柱史獎之話言矣乃一日當路有不合意竟坐左遷是得民無益於治也今茲先生之教吾庠也吾庠之士又無不父母愛之師保嚴之者方日與我輩劇切於道德砥礪乎躬行益自吾温有教以來莫與為比者如先生不當集鱸諸庭振鷺政府乎仍絃誦之聲未闕而驪駒已在門矣是得士無益於教也且若先生之庶素矣其令武陵以庶聞猶曰有官箴焉乃至吾庠弟子歲時束脩之間先生藐然曾不以屑意

顧時時斥其所餘以哺貧士先生氣温而禮恭恂恂然仁人長者矣乃其中尤栗然而甚義且武陵之政煦休細民而不詘於當塗非其毅耶間者兩學諸生以公事發憤罹於文網將為人蹈藉焉當是時師鬻其徒士賣其友以違其害而利先生則屹然山立川障聳劍而艾擁焉不知其他如其義如其義至其純心內結闇然不襮為令而民孚為郡博而士化信喻於言前令施於誠後者也乃一遷而左百遷而諸侯之國是庶若義若誠之無益於人治也謂其無稱乎稱之者非賢乎則武陵之政武陵之人傳之而蔣

道林先生者當世有道君子也愛先生言之不足又
再言之也至於吾溫而士大夫之賢先生者若出一
口而其效卒若彼是名之無益於實也夫臣之於君
東西南北惟命之共者也然仕自一命以上者慮無
不有策名要津立朝行道之心惟仕諸侯王者不然
蓋國家之制仕諸侯王者不得仕於天下士大夫入
者不復出故人重入焉今先生雖駕則既旋軫而指
於故林矣夫賢者且然是位之不勝於道也二谷子
曰俞哉凡諸生之疑者七焉其六是也其一非也且
五辰六氣至有常時有輝蝕朧胸匿留履淫之變山

河大地至有常時有穀洛梁山高岫深谷之異忠信
蘆節得士若民有賢者之譽如關先生其常也其一
再遷者非常也雖然士大夫仕為王者傳亦不薄矣
董子江都賈生長沙則嘗為之雖其時得出入通籍
自如不如今日之制然董自江都還即嘿嘿家居誼
徙長沙更得梁亦終不得與公孫絳灌爭事於漢也
然後世稱董賈者終不以其仕隆汙夫關先生誠賢
者豈其擇之哉蓋宋時名儒仕者不得行其志率請
詞祿以去議者弗是也以其名之不正猶不若東方
之在金馬枚馬之客梁園也今以關先生教王門道

遥寄其祿與宮觀哉而謂先生旋車去之殆不然
矣故曰其一非也諸生曰敬聞命矣若是則先生曷
為道於鬱林曰吾聞先生有老母其欲舍仕而養久
矣其將歸而問母也夫是乃陽子所以教也今者諸
生之戀戀不弛其師亦過何蕃遠矣盍姑且觀之

不

送少濂尹公祖還楚序

侯一元

往余讀史竊怪前世開國熙朝絢綸規隨之士一何
多也中世稍衰矣猶時出而排國之難免曹單騎以
示復用則折衝乎萬里比其末也寥寥而若無人矣
室敞垣撤風雨方至而歌梁敗棟不足以支漂疾則
若天之生之嗇之然者嗟乎牛山之材雨露之養其
有殊乎哉無亦用之者有盡不盡焉爾是以漢文忌
頗牧馮唐開耀武帝嗟無才汲黯盡規由今暨古軌
轍一矣夫立法其始未有不善者也國家懸衡以權
百吏舉措時出而特嚴於三載之覲覲畢則大計羣

吏之治而簡別之以其事至公其聽覽至衆故其蒙
黜者不得呻喙而議議者輒投之齋夷距脫於大奸
一絕而不出詎不快哉然而蘭根或傷於園鋤瓌姿
或建於崑熒快延齡不能不痛於敬與斯則非其始
立法之意也嗟乎若吾郡少守尹公者謂非當世之
異才一方之良吏哉明察而不苛矜廉而不劇通儻
而不流強毅而不傷物嘗一日視蒙積日累月之禁
牘株連宛結之滯獄莫不迎刃而解食頃遂庭中空
無人其用法精雖老吏猾胥莫得上下其手門無私
謁人不敢於以非道蓋吾郡士若民歛口一詞皆以

公良吏首也去年冬御史有劾則公之名在焉今年
觀而考則公遂去其官報至郡人莫不愕然悵然若
去其師保違其父母夫若此者非所謂蘭摧玉折而
為法之敝哉一弁不復長為農夫以沒世痛乎賢士
之陸沉也余陋不能遠知然自吾郡觀之則嘗一嘆
於別駕何公矣今至於公而再嘆焉何公其天性務
峭不能如公之中和而其節其才則皆傑出乎人乃
其考曰有疾而何公固強健鮮疾也即不知何以得
此夫士固有行止去就雖孔孟不能必事固有謬誤
疑似雖堯不能定獨國家以其嚴小人之法嚴於

悲夫

君子使長才茂畧兩絕淵沒即欲守闕上書收奇寶
於道側而喋不得施與禁錮何異悲乎蓋今世之法
其為士大夫之錮者有二焉其始皆以久遠計慮而
末為敝其一仕諸侯者不得復仕於朝其一則覲計
是也之二法者以待凡流末品而不幸才傑之士往
往誤入焉以沒其身聞者朝議患其如此欲使仕諸
侯者通籍如故而頃歲虜急求才薦士亦或旁及覲
與黜然議上輒觸聞罷此蓋公卿重其成法絕枝蔓
而虞小人也時乎時乎其必有定吾觀漢求之網嘗
密矣其卒未有不解者也乃所患者後時故士不為

用而人有憾且天之生才亦不易矣地相去世相後
久之而始一覩也毓而取之非必才簡而斥之非必
不才而欲輔世長民永熙帝載其難哉嗟嗟乎尹公
行矣勉之哉夫士以一肯棄者孰與黜徒刑人耶美
布之勲狄青之畧而皆脫繯絕羈以王侯顯故曰時
乎時乎夫法亦安能為之限也將有申前議以救時
敝者則公為舉首矣斯立而疎之耳請以是慰邦人
父老遮道之心

教愚蜚聲冊序

侯一元

外史氏曰夫世詎可一日而弛名教哉今天下同患西北則有虜東風南則有倭連歲為寇民不得息以為治亂安危之所懸也乃余私憂過計患有大於此者節概不立名賤庶恥衰則人務得而重死故吏不廉平日事以暇民民冀託不已則偷而為賊務得也武將健卒見賊則走婦女卒不自引決或隨而去或贖而歸重死也馴斯以往亂何由弭是乃元氣之病心腹之虞豈與彼區區寇賊六氣之淫郡國靡辟之痛同乎哉里人有病里人問之能知其病而不知其

下

也

此頁文字模糊，似有殘存之書法或印章，但內容難以辨認。

繫

所以病嗟乎安得夫國能而與之語標本之治哉此
余於體章楊先生之司教慨焉三嘆竊有味乎其為
人也夫其位下祿薄而未嘗以束脩望諸生顧時時
斥所餘以調貧士資之學且非獨士也寇至民入保
翼宮兩廡皆滿先生哀其窮則出祿為舖糜活之以
故先生祿日減名日盛而其樹表林氏事尤卓犖光
偉歆歆動於人林氏者應生鏗之妻也食貧執苦而
能致孝舅姑無違夫子据生業塵甑時炊盛年而憂
後嗣乃買妾進之其夫鞠其子女一如已出凡婦數
行類非今時號鬻婦者所能去憂婦與宗黨舟避賊

不及賊至先執其子婦義不受辱又甚痛其子即叫
號抱其文赴水死蓋同舟文婦凡數十而死者婦一
人既而屍出將漂或有哀之者曰是夫名門之姬歟
樹繫之居日餘寇遠民乃敢出城求屍多不得而婦
以繫樹存炎夏久暴顏色如生見者莫不歎異應生
既無家其貧益甚則止狀監司下有司議調生以其
寡故而莫有能表之者於體章先生曰是吾門生妻
曰也吾當任之則又出祿樹表坊其墓親往祭告之
一時聞者既甚義其事亦竊獨怪楊先生無事數捐
其財空以德於憔悴之應生何益悲夫悲夫此未易

為俗人言也夫倭寇始未盛也比年以來失職之民
多入之者因引以為寇而官軍遇之輒比使得志以
去徂勝而多助是以滋也武穆有言文官不要錢武
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是故充體章之道祿薄且分
之况懸乎方孳孳為人出之况賸之乎庶下之民猶
舖糜之也使司封疆專城邑制方面有不汲汲援之
乎匹婦死且榮之又况忠臣之死國烈士之死義乎
俾滔滔者少知夫利之賤死之貴去其殉財每生之
心以歆艷於名義則元氣復而六氣之疹不藥而退
矣吾觀岐豳之風仁厚利民行露死靡多言婦人之

烈一變而為秦雍則無衣小戎有勃勃吞胡之氣事
固有相長也今海郡談兵理財而體韋崇表節義豈
迂哉豈迂哉始余嘗欲傳林氏之烈未能也故於楊
楊先生之冊特詳之俾覽者風焉

重脩大名府志序

侯一元

曰昔理人者縣法憲令曷嘗不孳孳民之故天下之慮哉故當時則粲然易世則弗譏其仁覆無窮至與天地相敞者惟書也史是已而郡國志則史之分也非郡國志則不能以成國史徵史則無以存往迹而善治嗟乎其重矣哉夫人名者古之魏也以其襟帶兩河介於山東西之間故常為天下樞至後分割則魏又為北戶屹然外捍故魏者重地也譬魏為全盛則人之廣也列之則薰於心其在徯安則背也拊之則扼於元故君子而無天下之慮則已誠有之其所

說

說

四百里之... 縣志... 侯一元

以稽古馳今保輔圓輻以鞏輿圖者胡可緩哉其志
顧久弗治非以其重地難之耶頃歲茅子順甫來倅
則嘗為之茅子文士又憇事然草之卒弗就去已而
兩至又竟弗就遺其草且落蓋久之而值大中丞鄭
公巡察姜公董學馬公咸鉅人孳孳於民之故天下
之慮顧大名無能之者而潘子時乘適以太史踵
而至於是一臺交檄余

檄府而太守李

委重潘子徵召文學夜以
繼日蓋未半歲而書成其文悉本史遷而備春秋編
年之法精確爾雅近所未見也其志之良乃余尤

有重於斯志者其孳孳於民之天下之慮也蓋一篇
之中三致意焉圖首言大名之地三割矣縱三而橫
一圖聖王所以披強枝也然而形束壤制則尊周者
亦無以成夾輔之功然則文鄰之誼犄角之勢不可
不講也地近而分則離離五名民姦彼此窟穴求盜
或不得是故其治衡為急縱次之不可不知也述沿
革者制也述年紀者政也蓋曰其所不可得而議者
王制也所可得而因革張設者官政也不可不思也
帝后人物之大也山川故蹟之聚也是故先之而山
川之言治水尤詳嗟夫夫水為魏患久矣堙汨則有

近功而多後患寬為之道務以疏之則順於水而財
訕非臚列嘉言擇於長算則不能以成釐沈澹災之
功是故詳之夫夷土之於故蹟蔑如矣然其流風宛
然責民風於上之化夫誰得而辭之惟土物愛而無
竒淫不近監者國之利也故其志曰長務本蓋余讀
至於賦役之志而有感於民之遭也當是時兩臺寬
民歲以千萬計日拊循之不休志中時時見焉異日
者秩祀且有考矣而余以書生職兵且再歲顧不能
使盜弭得不泚顏哉甚矣夫馬政之敝也法使民多
馬歲攻駒而入之圍人乃今所入非所守所守者類

不中度徒取其文吏操以為姦至有緩急率復他市
是以民甚苦之而莫以為言者馬政重也夫北方之
民以地曠稅少為饒而不能富樂者職以馬也官大
者即不賢不得以逃其名除_其小者非賢也不得以
名通是齊豹三叛之義也貢舉其書而傳特記其亡
者罷而去者以示事定蓋其嚴矣夫作志者其有憂
乎故志宵人而以僭偽同傳非以其類乎蓋春秋之
義扶陽抑陰莫先於邪正而夷夏之防次之戒其辨
之不早辨也於是乎徵之獻焉徵之又焉吁其備焉
蓋志有難者八焉不詳即事不該而米蓋詳之則無

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畧舉其大則見以為不
勤小物忽羸豕弛重牛而細故毛舉則謂之不知類
遠古之事傳之則忽荒芒昧近於誣而不傳即羊去
而禮亡文不的諸古則不雅醇而古則遠於俗而不
適於用當世之顯人善而傳之則有官盛之嫌而置
之則無以示至公不善不諱則怨興而改朽頭則傷
於直筆章而不微則戾周身之防而之微則或不習
其讀而無以鏡後故志所以難者也斯志也酌繁簡
兼小大綜今古存美刺不猥不并不窳不劇常直書
而見義則可謂曲暢微顯者矣故曰其志之良乎余

斯有以藉手而復於兩臺矣後有孽孽於民之故天
下之慮者得以攷焉

慎江文徵

卷之三十六

序

重脩葉氏宗譜序

送項甌東同知福安序

序恤孤

送蔡醫官序

一解集序

重刻孫子兵法序

重刻金剛經解義序

明葉希周

明張純

明張純

明項喬

明梅應時

明孫昭

明王一夔

飲

序

不三... 慎江文徵... 卷之三十六... 序... 重脩葉氏宗譜序... 送項甌東同知福安序... 序恤孤... 送蔡醫官序... 一解集序... 重刻孫子兵法序... 重刻金剛經解義序... 明葉希周... 明張純... 明張純... 明項喬... 明梅應時... 明孫昭... 明王一夔

金石古文序

明孫昭

楊炯集序

明張遜業

盧照鄰集序

明張遜業

卓忠貞遺稿後序

明王諤

湖廣已卯鄉試錄序

明張鳴鸞

環菴遺稿後序

明林尚春

慎江文徵卷之三十一

永嘉周天錫

序

重脩葉氏宗譜序

葉希周

葉之脩家譜事實而簡者難也問葉生對曰舊譜肇周公子高暨唐法善延於宋元二千年必不能確實分嫡派即居括非決言派自長洲偽也孔子不語怪六經無仙字載奇異又甚偽也以從舊二偽多誤不可以傳而削為簡也予嘆曰嘗人作聰明章門第也其祖也擇為某氏也譜而為某也孫俾名賢族之天

下况於一鄉雖榮無所用之夫譜家之法也信人之
寶也故齊其家則譜之正教其人則信之本今以譜
為醜其俗也人之弗信喪其信心也俗醜之心喪之
駕車無鞅乘驥失轡故譜脩誤則不敬妄則不孝何
以為人業生愧不此譜而習要之徽聞子先公文脩
之始居永嘉也公以上一無可稽唯集中祭叔父東
溪公文一篇乃知其詳公曾祖尚書公諱
通判公籍居龍泉生公以幼有祖風名質孫二親蚤
世七齡有父弟震宗在念同曾之戚而撫以誨嚴
叔之道亦由父道也愛姪之心亦繇父心也及叔父

刺史溫遂從行居甌之會昌湖其地南湖北田東園
西山故公號西山也其克志之武夷從考亭學更名
味道登嘉定進士觸奸史彌遠以諷諫皇子竑事致
歸蓋為朱門高第宋室名臣則為葉氏百世不遷之
始祖也昔子先君溫不時不違云脩迨明興乎天下
三十七祀脩譜為廿三葉存舊實者八葉今上永樂
二秋印志之以示世世子孫毋妄脩也懼有誤焉家
之善譜猶國之良史書云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此之謂
也夫是為序以印者宰邑上高潘慶也

送項甌東同知福寧序
張純
君子之為學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何
過哉而且為無過之求者望道而未之見也能得此
心以為學宜無不至故以之事父則為孝以之事君
則為忠以之事天則為仁天之道本大公至正者也
然而宜煥焉而或寒宜暘焉而或雨宜壽而或天之
宜福而或殃之或屈而莫與伸之鬱焉而莫與理之
此於人情宜大拂戾者也君子曰吾必有以取之知
所不足而盡吾當為而已君父猶天然不得於所願



送項甌東同知福寧序

張純

君子之為學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何
過哉而且為無過之求者望道而未之見也能得此
心以為學宜無不至故以之事父則為孝以之事君
則為忠以之事天則為仁天之道本大公至正者也
然而宜煥焉而或寒宜暘焉而或雨宜壽而或天之
宜福而或殃之或屈而莫與伸之鬱焉而莫與理之
此於人情宜大拂戾者也君子曰吾必有以取之知
所不足而盡吾當為而已君父猶天然不得於所願

而可怨且尤耶日知所不足盡吾所當為而已此之
謂君子甌東公之事公也勤而有終惕而匪懈勢不
足沮毀不求白美官則辭諸艱不避撝謙而不矜能
苦節而不侈用視民如子其有疾苦若惻瘵在身苟
有益於國家殫心力以聚之勿自愛焉釋褐於高第
今茲近二十年尚未能入補臺閣三守外郡茹辛歷
阻稍遷湖廣副使仍有福寧之謫朝之諸老曰項子
之無瑕而徒爾落職豈公論耶天子固將大用也公
曰否否在野知不知皆曰公贊世偉器也而以無罪
孤逖海內之望如何公曰否否吾過矣君父之恩何

以報之雖欲為忠能如周公否乎有一不及皆可言謫
吾惟日知不足而已樂與士子講道問益畧無不平
之氣見於辭色公之學豈今之君子所能及哉純嘗
見今之為富者自謂富不足也較取錐刀以累萬金
寶以崇飾居室臺榭子孫恃以驕橫有力者得而奪
之如蚕之營繭為人利而身無用焉今之為貴者自
謂貴不足也剝聚民脂竭力以事要地庶幾日遷轉
焉而垢辱或已及之如蝸牛之升高日升而日燥也
則何益哉使能移其不自足之心以為學不亦君子
矣乎夫窮通好醜何者非天東西南北無往而不可

是故福盛之往此心也。自福盛而量臺閣亦此心也。心無所累而學不能止，非甌東公其孰能之。純與公同學於古，故知公之心為詳。曰言以為贈云。

序恤孤

張純

我溫大夫郝公寬慈靜正政，反舊與民休息。事惟明明，孤寡無蓋。於是鄉進士周子昂謹再拜且言曰：昂也有友曰黃仁仁之，寘與公實主之死，遂不祀。需託於弟弟化嬰孩弱喘，何依覆載生成，敢干執機。公曰：嘻悲哉！我聞周生感皇天降，割賢良隕志。仁也何辜，亦至此哉！是誠在我，我謀如何？曰：仁之父司訓黃機，機亡弟有之天孤，而覆產者也。豪傑強噬，茹行義無從得微威靈，不世生。生患固不費，公曰：有義士哉！曰：昂不才，未足藉禮部項，遷之仁之知友也。侯生

文寬王生烈等十餘輩與世好焉惟公任之其各承
事無怠公曰俞立命具簿記屋若干楹園田山水何
許化母子歲費幾何器具衣服各各備錄仍印識以
授諸生其有不義許白于官有明刑焉各矢心曰所
不終始平生者有如簿余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
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曰儒以道得民曰友以任得
民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
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各有所養夫
公較文而得黃生與其賢也而必保其終黃生強為
吾死而有令名焉有庇護焉諸生昔相任以道於其

死也相任以義感弛一心踰於骨肉則黃氏不子而
有子化兄弟無親而得親舉四境皆爾是謂大同於
是見師道焉見儒行焉見友義焉見大道之行焉郁
大夫之治於是為盛遂忘不佞僭書之後之傳循吏
者是為一証也

送蔡醫官序

項喬

蔡子宗美者相國羅峰老大夫弟也羅峰公守道如
矢入闕未十載凡三去父母之邦矣乃癸巳春天子
有沉璧之志救馳鴻臚卿以入賀皇太子召公時皇
太子未生也虞公或辭射而託諸是耳公感泣輒令
蔡子戒行李不踰月至京邸館穀蔡子如夫人未亡
時蔡驟觀京華銳於進取居數月見公寅入而申出
入焉百責嬰懷艱險不避出則百官咨政寢寐弗暇
盜君子謂鞠躬盡瘁不逆行鈍臣道也蔡子則默有
感焉曰仕之憂勞類若此吾不樂是也既而見王都

飲

飲

憲史大理御尊官也一疏誤落職名乃以月正上日
械入歸衣獄雖史氏頗稱得君繼亦以是罷去君子
謂事君主敬豈容註誤其及也宜矣蔡子則默有感
焉曰仕不足恃類若此吾不樂是也既又見兩京考
察之政卿大夫有苦心刻節者或未獲崇褒華陟其
或去順效逆雖暗室屋漏之微亦顯議人人而蒙黜
於天子君子謂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彼固
自取之也蔡子又默有感矣曰仕之難進易退類如
此吾不樂是也三者交感歸志興矣乃問安樂法於
予予曰息以事君賢聖無法是也無己其惟醫師乎

昔范希文未得為宰相則願為良醫其志以宰相之
職能使匹夫匹婦不內之溝中醫師之良亦能使疲癯
殘疾不陷於天札夫可以致吾仁愛一而已然而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遺安之術莫或踰是蔡子矍然曰
醫惟儒者能之其次恒以世也不儒不世何以能是
予曰能人而無恒醫不可作吾子質直而不鄙踈通
而不誣知恒道矣充是心也聖域可以優造醫何有
哉蔡子唯唯遂援朝命任醫師以歸方其歸也相國
率子姪中舍諸君餞之外予辱在贈言之列舉前所
云者誦之公公曰審勢而度力擇術以施仁無深求

無躁進無強為其所不能舅氏其無忝姻婭者乎命
諸子賦涓陽盡歡而別

悅

陶

一解集自序

梅應時

余為是集蓋歷三四時乃成云客問曰是奚名余方
持螯引滿漫答曰一解一解者陶學士語也陶聞見
感故詳問余愧陶故亦詳言也昔余不有松窓半豹
青牛心印諸篇乎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今老矣茲
集也祇足供燕閒之餘暇銷晷敵睡譬彼飲珍錯者
不廢蓼莪云爾豈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耶而偶
名之而確中之遂書為叙

重刻孫子兵法序

孫昭

兵無法也兵以德義主之存生道焉孫子測天占旺
審地據利鉤人致情合參無本戕類圯命何法為噫
嘻太上忘言政刑俱屏矧其曰兵往者古北口之變
臣辱臣死疇不攄誠凡以無兵也無法無兵也法以
戚外衛內奚而不講哉宋之刻之南安孟子重刻之
湟中皆非獲已也是故不以人廢藉其自固之形固
厥疆合焉清四海者秉韜略卻萊夷者兼俎豆匪吾
師式乎雖然文武孝友二美必合離之猶無法也嗚
呼其亦猶賢於無法也

孫

悅

孫子兵法序
孫昭

金石古文序

孫昭

西蜀揚子專精載籍窮索盡與所著丹鉛餘錄古文
韻語韻林原訓及所選采樂府律祖諸篇踵躡增華
變辭加厲間多前賢所未發茲哀集金石古文凡十
四卷歐陽子讀漢龔閣頌散闕之嘲漂徒朝陽之
平滲莫究厥揚子類引分解焯然可稽豈非負有純
賦濟用苦力者哉衛象孟子摹本未善予茲巡行之
暇更綴班畫謀諸漢中李守重刻焉被飾皇猷其能
無裨助乎

重刻金剛經解義序

王一夔

粵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廣度眾生東漢時其教始入中土然上資牽涉苦空
下根鄰着色皆至乃齋素施舍誦經禮佛以覲功德
而佛法微矣達摩尊者以廣大心自西竺來宣揚正
教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於是佛氏之學粲然大明又
以楞伽經為如來心地要門乃付二祖遞相授受以
為心法然其文義幽渺難於通解至五祖乃專以金
剛經教人嘗謂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故六祖
一聞頓悟及證佛果因思是經利益眾生乃復為之

解義闡一乘之旨開萬化之門理行薰融真俗互顯
誠般若之玄樞菩提之要道也或曰達摩西來不立
文字採義狗文殊失宗旨狗拘解義抑末矣獨不聞
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
法壞者則無諸佛是故眾生自無始以來受無量苦
祇為迷正信路失妙慧門狂亂用心顛倒行事辟之
抱沉痾者必資良藥迷險道者須假導師此解義所
以不可已也若達摩之人時皆帶相離心故不立文
字以救時弊然以楞伽付二祖又豈能忘言乎是以
權實雙行自他兼利方契佛旨若曰智慧觀照不假

文字自是祖師為上乘者說蓋雖有言而不落言詮
故經云汝等比丘當行二事一聖說法一聖默然謂
正說時了不可得即是默然非杜口不言也不然如
來三百餘會說法度生及坐涅槃乃自謂住世四十
九年未嘗說一字是故謂耶學者因言悟旨得旨忘
言文字離性故名解說脫斯得祖師之意矣吾邑梅
坡居士胡君鵬顯覺幻空雅脩善果去冬與其從子
若山君訪予山中予以經解付之二君欣然如獲重
寶且募緣求善工重醵以廣流傳將以開益人人仁
哉其用心也讀是經者皆囊結源因得聞聖諦既乘

良鶴庶不墜於長空幸遇芳舟豈再溺於巨海此又
胡君刻經意也萬曆二年四月八日

悅

悅

楊炯集序

張遜業

楊炯華陰人幼博學揮文宏富拜校書郎為崇文館
學士神童舉也儀鳳中太常博士燕知幾請公卿以
下冕服別立節又勅命詳議炯獻議極詆之由是竟
寢所請俄遷詹事司直武后初坐從弟犯逆左轉梓
州司法參軍秩滿授盈川令為政殘酷榜殺下吏多
不為意美名多榜亭臺恥笑動取竟卒於官平生著
述惟存是帙三十卷者惜未之見也自評吾愧在盧
前恥居王後張說以其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
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論曰烟賦詞義明暢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渾天
考覈更見沉深推歷氏今擇焉五言律工緻而明淡
沈宋肩借開元諸人去其纖麗蓋啓之也諸作差次
之五言古唐人各自成家備一代制可也然以漢魏
鏡之人人縣絕矣

盧照鄰集序

張遜業

盧照鄰字升之幽州范陽人歲十餘就義方之教於
曹獻王善屬文拜典籤鄧王府職竒重於王後因底
疾再拜新都尉疾作不能任得方士立明膏餅之處
太白山中遇父喪嘔丹出疾益甚徙居陽翟具茨山
預為墓掩其中著釋疾文五悲痛誦及沉湎擥廢不
堪其苦與親屬執別遂投頽水死文集二十卷幽憂
子三卷今無可稽是集足以傳其槩矣論曰盧作工
詞用意超邁流允風騷之旨或自得之悲夫斯人也
才有餘而量不足志脫始而力怠終禮不以節致藥

無告救疾敗沉水皆過也孝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
死傷生又曰辟踊哭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是雖
為親之至猶賢者之過也若其賦病梨雙椀作五悲
言念榮達羞赧枯窮鄙何至此耶達人安命富貴死
生處之一也舊庸遺厄天實為之人也何尤乃至沒
沒死非其自速歟窮魚之賦形小容人態狀莫此為
切觀者得之亦可助抵掌也

卓公遺稿後序

王 鏗

予童子時則聞長老談卓公憑虎事又聞公死節事
心竊竒偉之獨未能論其世耳嘉靖癸丑秋入公鄉
瞻拜祠下為之於邑良其風執有足懷者時同年羽
泉劉兄寶為邑長勤敷德政百廢聿新抑於公之忠
孝有臭味焉蓋嘗旁搜公之遺文詩傳彙為帙以示
予予讀之盡而三復公傳直一言一淚也凡予童子
時所竒偉而未能論其世者至是有以得其槩矣嗚
呼公之時如公者幾人公之後繼公者何人

謫而浮誕業已擯之矣反覆讀所取士箴雖其言人
人殊然而原本經傳闡發理道綵而不落於瑣華而
不淫於飾大拔則治世之言也此非際郢中昌運漸
摩帝德不至此御史獲是以登之天府庶幾哉以人
事矣自臣御史以下喜可知已雖然某於此又不能
不鯁鯁恐也何者哉多士今日而中穀也固斌斌然
正矣然正學以言為大比而發也第念士君子之所
以雄傑於世者止於操觚藝林應大比之舉已乎抑
大比標名之外猶且思始成終而以遠者大者自樹
立乎夫苟以遠大有樹立則即今應己卯所舉言言

皆輔理之具也當宁天德出虛方惟大經大法之布
護諸士幸以言揚行將跨風雲依日月以茲中穀之
災具見諸設施廟堂之潤色實嘉賴之異日聲施不
朽曰某也良士楚產也應萬歷己卯鄉舉者也則於
典試者與有榮矣如其轉瞬之間滑於聲利曰余既
有祿位舉正言而諄戾之若弁髦上負壘書甘為偽
學不幾重點賢科而爽然自鄙哉其奉明命論秀於
楚固不欲過計諒諸士之欲善誰不如我其亦無庸
過計也嗚呼續食伊邇士且借公車就駕矣以某一
日之長敢布腹心宋程頤有言士之所以為士者以

湖廣己卯鄉試錄序

張鳴鸞

聖天子狗齊天粹匹休黃軒基命十有萬歷己卯則
萬歷七号是秋七月復當大比士巡按湖廣監察御
史郭某率諸藩臬矢公夙戒曰卯者冒也月在卯則
萬物冒地而出於象為開卯而在歲和曰宣安乃自
古記之顧今察海內外草木昆蟲猶應卯裸而呈瑞
何論多士士而既歛械撲之化矣於是乎取之有司
責也邇者主上下禮官議風厲督學大氏嚴杜奔競
務公遴拔吾儕承順聖意蓋敬且眷於是藩臬諸司
廩廩視昔加虔聘教諭張鳴鸞暨教諭李某典試事

提調則左布政使某某監試則按察使某某暨薦以
外百執事皆悉選而屬之唯唯焉如畫乃合提學副
使某某所選士二千七百有奇三試之得雋者九十
藉獻之士既藉薦外諸臣始面於內職者某不佞屬
序首簡輒訴訥然喜曰聖天子宜安六合日惡登崇
俊又洪覽休烈昇平治馨於鑠絕尤矣即遐陬舍生
亦知君明臣良秦皆純穆喁喁嚮應於醱化某幸溢
芋文役身親古先哲嚮熊之鄉目覩楚材可薪可樵
敢不抑體御史以人事君之心罔軍其愚而獨負負
於展采矣乎竊聞之朱紫不共色珠璣不同櫃而奇

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工技之事
何異某嘗有味其言用以自警多士其共圖之

還菴遺稿後序

林尚春

予讀還菴虞聘君詩論其世未嘗不三復流涕也聘君上膺朝命與脩國史隨謝榮歸隱再徵不起何心哉噫聘君草除之遺黎也行幸而不群德深而不露世罕知之其奇氣勁節往往見於吟咏間松棚章絕命詞可讀也至與三山雪翁再三往復而省愆公獨靳靳然雖當時重誼樂取或不容默而篇中咸削不存至鑄碑之作三致意焉其心不較著耶草除諸君子識若比殷頑民夫元季綱常舐滅殆盡皇祖起而培之以故仁人節士駢首鼎鑊不顧而遠害全身者

又潛借林壑扶植倫紀不激不靡昭代之人心風俗
何如也是編也氣運之厚教化之醇人品之度越具
見矣詎可以麗辭常調律哉耳孫紫山君書編次遺
稿凡若干卷後之讀者當與采薇數語並垂天壤可
也

慎江文徵

卷之三十七

序

贈王劍川司理辰州序

大名府志序

重脩宗譜序

聖諭六言直解序

山西甲子序齒錄序

山西武舉鄉試錄後序

邵少文詩序

明鄭志賢

明侯一麟

明王明揚

明劉康祉

明劉康祉

明劉康祉

明劉康祉

佛籙序

明侯應賓

寧壽錄序

明周一奎

贈丘司理序

明周一奎

重刻忠貞錄序

明項維聰

並生錄序

明鄭思恭

維賢堂詩序

明何白

飲

卷三十三

德

慎江文徵卷之三十七

永嘉周天錫

序

贈邑博士劍川王公擢辰州司理序

鄭志廢

有虞氏命臯陶作士詳哉其言之也於時風動之化
等時雍矣而休獨歸士聖世所重可知也明興稽古
建官立大司寇以掌邦禁執憲則御史大夫持平則
廷尉糾不法則諫議集為提刑郡則司理蓋於刑尤
兢兢云司理卑秩也奉天子法主方千里元元之命

監司大夫部使者將寄耳目焉理不綦重且難哉歷
瑕容過則病模稜深文巧訊則患束濕自非仁義兩
參祇威亡害曷稱理也博士葆真王公訓余邑庠三
年所矣以滿秩擢沅陵司理以去或者曰絃歌之席
易而桁楊陶淑之文諭而法律公豈其速化哉余曰
不然余蓋炙公之日久矣欲人以和而有毅然不可
奪之槩蓋以法理身者也而即以法理士甌人士不
一倫矣嗜剛曰強弗友嗜柔曰變友公一劑之以歸
於平夫理者所以持平也書曰制官刑儆於有位用
訓於蒙士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古者刑以弼教而教

卽所以刑也且公不嘗以春秋起家乎聖人吐詞為
經洋洋纒纒而春秋獨簡嚴明肅說者曰春秋聖人
之法書也公既字櫛而句譬之矣按迹誅心原情定
例沅陵之役不必引經斷獄沉酣於旨趣而縱橫出
之鞠大逆州吁石厚也罪淫會於濫也律僭歸仲子
之賄也衛先蔡盟不杜競乎稷陽菅濮不戒賂乎竊
寶玉大弓不緝究乎歸魯汶陽不覈土田乎公體之
若素出之若故沅陵人曰公法也公曰吾法也與哉
聖人之法也好草惡伏化行風古異日者天子追美
有虞氏之盛以咨陶者咨公直操此往耳抑或又有

疑焉辰南服為苗夷出沒之鄉推理探赤白丸無日
無有又楚俗剽悍習性固然語曰因其性不易其俗
通其變不拂其宜恐難槩以聖人之治治雖然蠻夷
猶夏虞廷之責士其來舊矣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亦春秋皆也公行矣經術固以經世務也理甌
士以身理沅以甌士理中外以沅益優優如矣

大名府志序代

侯一磨

右目乃余今所次列云爾夫舊志脩自正德改元歷
五十餘載當嘉靖己酉茅子倅廣平始復葺已而遷
去又十年近而余待罪是邦當道二三名公交撤余
以舊志蕪畧故實靡所究雖欲綱紀庶務而披閱無
據且郡甲畿內我在位不可以翹冒爾故習史館於
茲何有其與某某共圖之余既搜錄故習什任湮闕
則茫然慨曰昔者遷父子仍掌故任太史而猶不免
純繆罔刺之明矣又亦以父子作述以墮於目睫蓋
參考是非之難也如^是而褚生不量則嘗綴補班昭女

士亦能嗣繼後人相成莫為共美豈以才能不遠罪
哉乃以歲月日屬又學某某開局分曹復移書於鄉
先生鄉先生咸謁所知而翰林晁君又授余以茅子
所嘗輯畧余受閱之咨於李長公以郡國大事而酌
其可書者掣頰振目迄於歲暮乃告成事凡若干卷
竊以夷險豐約千里疆壤經而畫之運諸掌乃志圖
說尚書紀事春秋重災異原天而存鑿也志年紀道
有污隆治因伏得迄於聖代為天下極志沿革郡邑
劇制用削五等敢告司牧亦惟共靖志職官操觚擬
英勵躬明經登於大庭志科第下列圖輿上應星纏

維禹所涇奠厥山川俾下氓無咨在後賢志地里純
儉是從先進非野草偃風行挽奮復雅惟茲司牧者
志風俗君子居其所閭閻乃攸聚是曰共利而匪以
厲志建置偏才多巧技偏土多珠璣菽粟絲枲中州
是宜志才物益損盈虛變而通諸貢子天府籍爾貨
佃爾田民殷而後國尊志食貨治陽惟禮治陰惟祀
昭事惟貞享於德馨志秩祀誦法聖文依希門墻百
官宗廟在上乎洋洋而庸可後躬行志學較國以德
昌亦以兵強虔爾饋爾餼爾鞠爾鞠永固爾封疆志兵
防水澤不可以牧是惟沃野故宜芻育用備天閑司

之大僕志馬政君子之志見乎言而司籍賴以傳弗
嗣弗綴曷為乎後先志藝又帝冠庶物后與齊尊其
祚則遠而名永存志帝系后妃化泯泯曰良吏視已
成事余取諸孔子誰毀譽譽其有試志名宦處則儒
英出則名卿表其先覺以淑我後生志人物彞倫著
地昭揭日月終千里始一髮不有爾道幾絕志孝義
貞烈語不語神其理罕明惟之惟精反於冥冥志儼釋去
其土疆而奕世用昌非夫挾弧矢志四方者耶志流
寓或曰志空言耳而樹功業者拳拳焉重之耶余曰
非然也昔衛武公戒不虞而共明刑蕭相國樹元功

而收圖籍假令上下稟法而優游風清時宴無事耳
矣誠欲通古今之變察庶萌之生阨塞紆直米鹽纖
悉神游百世之上目在千里之外不出指掌晷刻間
倘亦陰寓馬將軍聚米竟乎所愧謗方獲罪以未故
業蕪蔓躬既在堂之下迺復討論又獻鑿分妍醜妄
自附乎載筆之林其猶矇瞽而鑿繩墨於功業何補
哉敢云當事者以折肱為良醫也

自胡十角年三村吳... 豐湖正欲以人重譜并為安固豐湖重也而又曰
稱豐湖正欲以人重譜并為安固豐湖重也而又曰
晉陽者明晉陽與瑯琊異也王莫盛於左瑯琊蘇沂



重脩宗譜序

王明揚

譜何為而作曰明世系也明之謂何曰先我而生者
有人品出焉則指而稱曰斯祖也為今某之祖也後
我而生者有人品出焉則又稱曰斯世系出自某祖
也所自出者重則所出者亦重所出者重則所自出
者亦重二者雖若有異而必以人重譜不以譜重人
則一今之修譜者類曰敬宗而睦族夫此自賢者事
否者即同氣視如胡越况遠屬乎吾宗故有譜今獨
稱豐湖正欲以人重譜并為安固豐湖重也而又曰
晉陽者明晉陽與瑯琊異也王莫盛於左瑯琊蘇沂

者是今譜中所詳處士孺仲乃後漢光武時所連徵不起者世居晉陽後亦代有清名之士至五季有入閩者未幾徙永嘉隨又遷安固居豐湖里故譜首考大源流明琅琊晉陽之異派次世系圖明安固永嘉之所以合又明豐湖之所以分大異重理學而倫敦紀先質行而畧浮華俾後裔知所嚮往云爾若夫文章功業竹帛鍾鼎童而知慕吾何勸焉

聖諭六言直解序

劉康祉

昔周官之撥邦國也既以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懸於象魏矣而春秋二時又致民讀法猶夫虞謨命工以納言而時颺之于樂以觀格其否也意象魏所懸皆莊深爾雅縉紳士能知之而蚩氓不易解而扶日而歛又不長在閭閻耳目之前其所謂讀者颺者必闡為近民之通言抑揚唱歎使與謠俗不相忤而黃童白叟田畯野虞乃始聳然入耳而心通乎此聖賢所為以民心為心而曲為之振也今觀聖諭直解一書而知古今人不相遠也直解者大中丞劉公所

著也公以節督并冀內拊劫民外持戎索凡所以祀
梳而社席者靡不用矣猶慮其弗盡若於訓與隱
之不可知也乃取高皇帝聖諭六條條為之詰各數
百十言其言婉洽明啗展轉關生動以天然之性與
其不晦之心使其遠顧肩體各有故吾度無不興於
二物矣恐悍者未易馴也而又瑣料細條傳以律令
俾知懷刑蹈罪者其途截然不有謂羅可智脫而
人禍可時逃乎則又取報應顯事惠吉者什三逆凶
者什七見恢恢之網無或漏也而後聲為歌詩叶之
律呂令郡邑長吏與其耆老民獻以月朔望致其民

而讀之泯泯乎若風之被體也朗乎若秦鏡之燭膽
也油乎其正情起而勃不可遏擊乎其慝情抑雖展
轉百途而必無可以逞也噫此諭俗語耳非文而公
之雄文綺筆膾炙海內外此又不足語公文而試取
而讀之婉篤委折心翰意寫百過而未可釋手者脩
士躍以舞悍夫感以泣冥頑不靈者徘徊循繞而不
忍背以去此宇宙真文章真經濟也夫周禮之大至
體國經野綜天理地無鉅不舉矣而其細者乃至禁
原籛戒夜覺掌歎言攻猛鳥焚牡菊午象齒不可勝
舉其窮極物曲人情者有必不可知其所繇得者則

豈惟聖人天授之哲度越人世亦其深篤信愛深入於隱民之焦腑而同其憂患故天啟其明而授之言以前斯民耳今公天子大臣也出則持三尺以督察方岳以下入則陪坐論而率作行其去隱民何啻霄壤而精心過想深入其底裡俾其智者愚者悍者馴者意之所向雖騰躍千變而公之言無不與俱至焉則亦豈惟公之明公之仁為之也故宋儒謂周禮為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某謂此書為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也今天下勝嬰矣兵不解者七年環瀛之脂髓罄而恒苦乏興九牧之腴壤無不挺而走險

矣公撫瘠土天之杭我蓄畜之子三年不獲數十里無炊米以為恒而鵠形菜色以死守信而不忍為墳亂則公之深仁素結之而此書之振醒而范型之也某幕府之勸學從事也公謂其當與聞教化之語使贅數語於簡因得麗名焉不敢辭

山西甲子序齒錄序

劉康祉

孝廉之重同歲也自東漢昉乎其有錄也以叙世系
譜子姓示世世誼焉亦自東漢昉也蓋孔叢子載之
至為盟以敦其生為總以哀其往非私厚也民生有
本君親而已同氣之兄弟受於親同歲之兄弟受於
君所受同所以敦之者亦同則夫齒是錄者若長若
幼若恒若翫若夷若險若離若合若崇卑殊若內外
異而還願是錄無不燻篋叶而圭璋符業整名與成
其有小出入則覆篋而消弭之大出入則匡救而補
鑿之即時有益梅醞醞聲律歌風之殊而要主於相

下

齒

飲

成俾無若水之濟水非若矛之與盾也此齒斯豚者
之大指也噫余生也晚矣顧燥髮時所聞遺老言百
年以前其君子長者惇友誼而固初盟淳淳惻惻若
身自護其手足不敢廢公而亦不自廢其私而其時
朝野清明國是粲然如日之中天馴是以來不敢言
私而惟恐人不能見其無私揚眉怒斷不阿所好不
惜發曠林之難而操入室之戈其奉公滅私至矣而
黥黥之象更盡見於其際噫夫天之晴雲麗日雨暘
若而寒燠宜皆元氣之厚釀之也其有彗孛災祲夏
繁霜而冬迅雷則乾坤之元氣虧乎夫宇宙大矣東

兩蒼素何患無持其衡者而以為親必失其親故必
失其故而後能奉公滅私為三無之配乎使者行晉
之地足跡幾遍矣太行亘其南俯黃河而沿下臨梁
魏而東闔趙郊并陘東之一綫一徑無論方軌人不
得肩並焉折而北陰山峙大漠之陽黃流湧端自積
石滎朔方入西河橫割秦雍砥柱龍門又噤斷之蓋
二千里之晉固脉聯而筋附非若他藩之可四分而
五裂也士生其間固同在堂鼎之內夫同在堂與之
內同歲編牒挺身以事明主則所以惇斯盟而重斯
錄其必能持先民之宏誼以陰培其培固者不待余

之嗔嗔矣昔叔向與司馬侯比以事曰君子比而不
別斯能比德以贊事非引黨以封已也斯晉志也晉
士之所當守也則又前者益梅聲律之義也諸士其
勿土苴之

山西武舉鄉試錄後序

劉康社

今天子甲子山右武舉之役竣不佞宜終其醜詞夫
昔誅豪傑者不但曰智勇而已而曰智深而勇沉夫
智不深則螢燐之光而昭不遠勇不沉則怒蛙之氣
而骨不堅而浮且沉於何徵之夫亦曰獨見挺豎不
陸沉於眉睫之習而安必危防平必波慮焉已夫晉
國勳國也往代無論當吾代而東望燕臺黃屋在焉
實為扶風之右臂九廟所恃以安危也面大河而背
負陰山之麓胡之建龍庭地自明興以及世廟之季
日尋於干戈雲中雁塞暴骨如奔其民有壯而無老

墮落奔走馳突如臨勁敵岳武穆習注坡馬於軍中
其愛子馬稍蹶痛責之不少寬故治兵即戰術也爾
諸子三試而不挫愈出而愈奇即古人治兵驗哉又
何必臨戰場而始知能戰又何宴安能毒之而使之
忘戰我於諸士有厚望於國家有深喜焉爾諸士以
是安不忘危之念異日受閭外寄靜則為王忠嗣嚴
閉重關風采屹然萬里無塵動則為李藥師三千輕
騎畧陰山擒顏利此皆古人著功名於爾彊者爾從
爾彊而觀於已事能自得師矣又何煩於不佞之醜
詞

邵少文詩序

劉康祉

吾友邵少文奇雅特立人也頽然人中沉思遐想口
角哦聲一縷欲絕與人不相接接之而非神契所向
雖華臙人猶不以接也然而無刻厲怒張之氣一與
神投捉臂傾倒經史仙佛之旨風騷山水之趣洞抉
靈秘振若吻齒不復期期艾艾鬚眉襟袂皆餘潤拂
人矣其於詩也亦爾少文成諸生即厭諸生胸中萬
卷書情鎔性治悉歸之於詩夫古本選律本唐不謂
少文不稟於是而米摭入之腑肺出之語必典事必
愜韻必諧清綺圓潤真至調馴如西子湖中雖非羶

勃動搖天倪神整抃搖三山之迥怒而春林霽朝秋
月孤懸林鳥一聲水面穀起袷挑編李荷香桂馥視
聽無主兀傲光氣中可仍謂人間境乎故恒謂少文
詩絕似六家選唐詩无咎不謂然也以少文五七言
古有直逼選體者唐人不能籠也夫合符千古正以
其大者耳一二迂頓何足以判合圭璋哉无咎首肯
少文亦意饜矣噫少文特立人也今其年踰達夫詩
成之曰無幾而五十年來操觚之士無不與神交席
接者然少文不步趨偕之也其前者競為歷下婁江
之重儻傳寫八代三唐之似而不自叩其性靈少文

詩在其中偷笑戚歎舉體皆真不為乾啼濕哭錯足
偽體今也盡背八代三唐之矩即真合者亦諱避之
而市詆誣詈據臂以趨少文詩在其中緣諧肉叶芳
蘭竟體漢官威儀見者喜以泣矣昔景山大雅詹於
建安而儉於景龍時變而持操不變故爾少文大雅
正如是乎千秋之後有築臺以蒐明詩者必少文卓
然自為一家詩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佛

序

佛鑰序

侯應賓

佛與老皆竊吾儒之精以肆也佛逾肆直精攻之者
挾粗以往鋒未交而敗矣余客楚西陵瞿布衣隱於
泉石遠堯曠覺者作滿家余作招隱篇語之云盛世
陵沉被褐耕野旣而索其書讀之中有佛鑰一編約
數十百言專為佛法設大抵通之暢之而後躡之蹇
之如西方斷之以克五十四十八卷斷之以真以中
二十八天空四天斷之以無聲臭引繩批根幾令釋
氏髓液見錯漏亦見其繁或在易或在中庸或在
皇極經世三乘四果六通五行皆尋常茶飯耳故曰

不參陰陽不知虛空之變不通晝夜不知死生之故
不含有無不知仁孝之旨布衣非於佛得易中庸皇
極經世也辟夢而身真醉醒而眸豁彼之為三千大
千亦復如是彼之為金髮朱眉鸞音龍步亦復如是
彼之為鯨態宸虎君子雀小人猿亦復如是法吾法
也書吾書也人吾人也何必芟夷殆盡而後愉快哉
語曰辨也者有不辨也是編也取精攻粗以不辨辨
可傳也已余序之蓋為法藏訂頑云

宜壽錄序

周一奎

永嘉王大參暘谷先生益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之辨以游無窮者今上丙辰歲先生春秋進八十矣
其康強強盛絕似師尚父尚父方鷹擊於周之庭先
生臥東山且二十年其遺榮識利可為天下高士以
故海內之負英雄者不辭闕河萬里操文若詩歌為
先生壽余知海內所為傾動於先生想先生所以為
海內者洎得先生所自為始知海內之為先生者不
然子雲草大立蜀人不得與姓氏諸先生豈非子雲也
豈其以富貴之故即先生世世為尊官其沈謀英略

先生之脫句應作
單行非以注也

畫策揣情可與范少伯爭長而散金如土以從事於
河岳之形勝正其長於五湖者也况家則康樂右軍
之遺時翩翩風致脩絕誰其留如詛盟也用是適於
無竟而歸於無竟乃至無有語言文字矣豈猶色動
當是為先生之哀爾其麟子季中以為先生經畧布
在吳魏謀炫於黼袞諸先生之辭若璧合其錄成
則先生施而適者覺而更適於萬斯年析之蒼蒼此
之融融且可以謝海內諸先生若曰以鋪張盛大則
金谷咏歌彼二十四人豈非晉朝名士與其有榮利
而不能解則何如是先生之脫然歸休也

贈丘司理序

周一奎

嘗讀孟侯誥罰與德並衡而稱庸庸祇祇威威參兩
無頗何以謂也諸見擊擊塵涌慮不克勝黔首曰於
理也宜又見疏歎諦覆不憚委悉至於流涕曰於理
也或非宜夫於理宜之庶見威於理或勿宜之而究
厥宜之庶見德兩者是刑說也是故覆之諸釐其溫
若彙何之而非是其或不得已威烈如焉挺刃不留
行則亦劑道宜爾故曰推忠以及眾瘼自蠲不然者
者幾不倚法而行則其耳目在眩而其手足在礙是
真董安於之用澗也顧用澗豈所以為理哉以今之

觀於吾冥又尼山丘公之司惠理也大異是公以進
士高第起家內整外和規恢大而理密與吾儕訐迎
無忤及人而請事指堅瑕條良窳計圖所便所不便
眉輒揚氣輒上語盡而止不留纖曖肺腑間且其聰
明不借而原本信厚益乎以溢不可但已乃有風靈
一縷可念隨之雨露法如海常令沿洄出之法如山
常令陔陀去之蓋不獨於一刑又奉檄理他務且不
獨於一郡又奉檄理它郡當事所條奏上司所俞否
倘不經公手所前箸籌者則不以施諸行以故公之
職寄在一憲而心則靡刻不周行百粵公之身居惠

者十一而馳驅於道塗者則常十九蓋粵自有公以
來狐不憑其里鼠不喋其廩虎不咆其鄉吾左左無
敢移而右吾右右無敢移而左所謂百廢舉返一真
百虛舉歸一實奸人息而善人安非公之以耶此抑
其罰者吾得公廣庭獨列又於其獨不徒議論又於
其躬則見其立心所注冰蘖自甘而萬物若臍蓋庶
幾有古羔羊之風焉公嘗自願其堂曰省事刑自省
官清夢亦清有味乎仁人之言哉則公之所由罰與
德並衡而靡頗者耶於是公之為志州理滿三載矣
令甲考滿則載冊而聽於朝今天子聿嘉公績行當

以卓異徵之公乃先錫恩於公之所生則太孺人方
潘輿在養而一旦戴翟冠披霞帔飄然容與乎北堂
上也公乃舞綵捧觴前為壽豈不稱大孝乎哉援神
益云士之孝曰究卿之孝曰譽卿大夫治行布滿聲
稱決乎遐邇則其親安故曰譽士始登朝審資厥考
鞠躬明廷則其親安故曰究美哉丘公究乎譽矣慎
始繇也以保貞固豈惟石窆之紹抑亦寢丘之爰始
乎

重刻忠貞錄序

周維聰

忠貞錄者何李君維越林君增老哀其鄉先達卓忠
貞公所為詩若文而緝之并裒其後之悼忠貞詩若
文而並輯之而以黃陳兩先生事附載焉輯公詩若
文昭文獻也重忠貞也輯悼公詩若文志公義也篤
景行也附黃以死難則忠防於批鱗附陳以陳情則
孝婉乎馮虎諧臭味也公識慮超羣大節不奪才猷
知勇集於廢躬而以翰墨求之僅百分一耳且於書
無所不窺吐詞為經自足垂雲漢而驟風雨倘獲睹
其全書必有可備一代之典者而以無意為文或志

存乎削稿有心忌諱或恐匿其遺言欲尋隻字片紙
於二百餘年之後竟寥寥焉以茲集求公之翰墨又
百分一耳則茲集似不足重公乎余曰不然詩言老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墨允采徽爰歌虞夏左徒沉
汨乃賦離騷陣雲邊月之悲守睢陽而異命枯木寒
鴉之弔望柴市以甘心文章節義非裂而二也昔文
山公廷對策王公應麟許其忠肝方公孝儒賦紫芝
甘露皇祖見而避之曰此異人也留以遺後詞章之
可覘人品如此即以茲集見忠貞之全何不可哉林
君曰夫忠貞之產於地如江河然無之而非然亦有

氣類焉風俗是也忠貞之揭於天地日月然無之而
而非然亦有際會焉機緣是也公之大節當文皇而
亟稱至神廟而大明而後之感懷悲憤慷慨涕

遊於公而不得見者往往為之序記詩誄傳

其向慕之衷蓋人人一轍矣而傳之者為劉公球為
之祠者為朱公祀田而祀之者為王公士翹奉明詔
以恤錄者為周公憇皆吉州安福人也今周公鳴以
郡別駕視篆吾瑞尊其祠康公元穗來令甫下車輒
以表章公為己任二公亦安福人安福為吉州節義
之鄉氣類之感機緣之湊良為非偶錄中有侯公一

元記安福之多賢侯公江西藩長也林君屬余序之
亦謂余爰守吉州習其氣類今者復值機緣之會余
又安可以無言故借為書其端若夫忠貞詩若文則
片言隻字足備典刑悼忠貞詩若文先後已無遺佚
而董陳兩先生生平岷傳亦各具本傳無煩贅及矣

飲

臨

溫州府

溫州市圖書館